

廣客談

此據歷代小史本
影印初編各叢書
僅有此本

歷代小史卷之七十六

廣客談

予年十六七時以詩見息坐先生李公於州橋寓居既拜公公荅拜命之坐予不敢坐屢辭之公曰仲尼之席童子隅坐予不敢辭遂坐

近年見徐永之先生為江浙儒學提舉日客往訪之既退無間親踈貴賤必送之于門外客或有止之者則曰不可婦人送迎不踰闕野雲廉公於都城外萬柳堂張筵邀踈坐廬處道松雪趙子昂歌姬劉氏名解語花賓主盡歡劉氏折荷花左手持獻右手舉歌杯驟兩打新荷松雪喜而賦詩誠一時盛事惜全集中不載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連漪主人自有滄州趣遊女仍歌白雪詞

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

萬里思

梁李升記

甫里沈仲說號存存年四十無子其妻鄒氏賢而有德因夫無子每憂之買一妾甚有姿容將以奉仲說仲說初不知一日歸其妻出其妾以拜之仲說因問妾姓何氏是何人之女妾不肯言其詳問之良久纔云是能醫卜范復初之女因父亡家貧母將妾賣身於此仲說惻然囑其妻曰此女之父乃吳中名士吾之故人也豈可以此女為吾妾乎當如吾女養之卽呼其母與媒約俱至就囑之曰便可尋良親嫁此女其母拜而感之後擇一婿仲說備衣服首飾亦如已女嫁之至今吳中稱其德余遂書之可以厚風俗

龍廣寒江湖異人也事母至孝六月一日其母壽且方啓北牖舉壽

觴忽梅華一枝入牖香色

絕佳

人遂以孝梅稱之士大夫贈詩者甚

多唯張存菊一絕最為人膾炙其詩曰南風吹南枝一白照萬綠
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厥後孝梅年百有五歲猶童顏綠髮人
以為孝感所致

黃子肅為翰林供奉人有以且耕亭求詩者黃贈詩曰萬里扶搖鶴
未回荷鋤聊復此徘徊閑雲照水自舒卷幽鳥愛山時往來琴榻
松風寒帶兩硯池花露碧生台且耕亭上春如錦想見班衣戲老
萊蓋其人有親在堂乃遠遊奔競曠其家園故詩中意云爾詩以
風誅為義賦其事而必有所關使人有以興起此子肅所以能詩
也

吳逸谿名性誼 李人家貧力學明春秋嘗中江浙延祐丁巳鄉舉

先是所居城廬手植牡丹一本多年未花是歲前臘月忽作一華
顏色鮮美無異莫春時士大夫相率來觀者其門如市初亦未卜
其休咎來秋八月吳公頌鄉薦邦人榮之以此花之徵

向湛淵先生之居有竹一根上分而為二人皆異之遂賦雙竹杖詩
未幾先生歿或者以為二子之先兆大抵物之變為怪未必皆瑞
也

予家有堂名樂全廬奎章為予記之朝之大夫士咸為歌詩翰林陳
衆仲有能守不成三瓦戒樂全長得葆天均之句虞公見之未解
三瓦之說俾詢之衆仲云出史記龜策傳注公深服其博記且云
誠所不及夫以公之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於一節之記問猶
惓惓服善如此世之寡陋疾才者聞此能無愧乎

吳江州人都居民沈氏日為屠酤之業元統年間有獄卒押桎梏者五人至其家買酒謂沈氏曰我五人去揚州造城必死吾有金銀若干兩寄於汝回日共分之踰年畜豕數十口一目豕於圈中語曰請沈公與我輩相見凡兩次因謂沈氏曰我是前寄金銀者女當速殺我賣勿論價必再生人世也沈氏如其言一夕夢前桎梏一人來曰我當與汝為子後生一子名伯起勤於治家頗好讀書年五十餘元統二年來為吳興陰陽教役與予交今有子有孫為東溪稅戶傳家不絕

嘗聞黃一峰先生云趙松雪偶得米海岳書壯懷賦二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寫以補其闕凡易五七紙終不能及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補完之松雪翁翰墨名重天下真欲追蹤晉唐

猶且服善不矜如此後之有小才薄伎而妄自誇大者寧不有愧乎

福州鄭丞相府所居清風堂石堦墀上有眠屍形迹天陰雨時其迹尤著蓋鄭在宋末莫年登科尋躋相位至今閭巷表之曰耆德魁輔之坊鄭當為相時家人侵奪小民廬舍以廣其居民為逼抑者遂自殺於清風堂堦下余游閩中親至其堂取水巵石上其迹果見今所居竟為官豪所據子孫不絕如綫書脉遂斬然矣世之梗強可不知所鑒哉